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死後

作者：詹姆斯·韋斯科特
譯者：劉雅郡、楊璧媽
出版：臉譜出版社



藝術家口述+私人特助近身觀察+六十位親友訪談+阿布拉莫維奇檔案庫資料、主要博物館和藝廊重要收藏，通過超過120幅珍貴照片，圖文並茂、多元視角立體還原「行為藝術教母」的傳奇人生與表演現場。這部集感性與批判於一身的傳記，揭露了阿布拉莫維奇早年在南斯拉夫期間構築她藝術基礎的歷程，記述了她和德國藝術家烏雷相遇、攜手合作——那段堪稱二十世紀將藝術和私人生活完美融合的經典範例。

消失的吹哨人

作者：珍·哈珀
譯者：尤傳莉
出版：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澳洲當今最受矚目驚悚小說天后珍·哈珀 Jane Harper 繼《大旱》最新懸疑大作。紀勒蘭嶺的搜救工作將於明晨繼續，以尋找失蹤的四十五歲墨爾本健行客愛麗思·羅素……聯邦警察佛柯把電視聲音關小，然後撥了自己手機的語音信箱。那通留言是上午四點二十六分從愛麗思·羅素的手機打來的。一開始佛柯什麼都聽不到，於是他把手機壓緊自己的耳朵。模糊的靜電噪聲持續了五秒，接著是十秒。他繼續認真聽，這回聽到最後。那些白噪音如波浪起伏，聽起來像是在水裏一樣。其中有個含糊不清的嗡嗡聲，可能是有人在講話。然後，突然間，有個人聲出現。佛柯猛地把手機拿離耳邊，眼睛盯着螢幕看。那聲音好模糊，他簡直懷疑是自己想像出來的。緩緩地，他點了螢幕，然後在安靜的公寓裏閉上眼睛，把那段留言再播放一遍。一開始什麼都沒有，然後，在黑暗中，一個遙遠的聲音在他耳邊說了三個字：傷害她……

善良的歧視主義者

作者：金知慧
譯者：王品涵
出版：台灣東販



人們總是堅信自己是善良公民，絕不會、也不想做出任何歧視行為。然而，歧視比想像中更普遍、常見。無論是帶有成見，或是對其他群體產生的敵意，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我不歧視」的可能性，實際上趨近於零。有沒有可能，我們其實只是「善良的歧視主義者」？無法判斷與發覺歧視的我們，會造成什麼樣的狀況？政治人物或公職人員的失言、不周全的設計或制度、撕也撕不掉的刻板印象標籤、持續的社會對立、弱勢群體的權益只能停留在表面的爭論……

回望世紀之交的打工青年

路內《霧行者》

「你曾經是文學青年，後來發生了什麼？行走在世間，人人皆是於霧中漫步。那些文學恰如一盞盞在高空放出光亮的明燈，縱使光線微弱，亦能指明方向。」近日，作家路內推出了第七部長篇作品《霧行者》，小說歷時五年創作，用47萬字踏過半個中國，書寫1998至2008年間的打工青年和文學青年的故事。路內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那十年是中國流動性最強的十年，也正好是他的「25歲到35歲」，是他對社會介入度最高的十年。他不希望那十年被忘記。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來鄭州松社書店正式讀者分享會前，路內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對於1998至2008年之間的中國，路內的最大印象就是人口流動，他認為流動人口塑造了那十年的中國，而其背後的驅動力是全球化、市場化，這個力量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霧行者》起點是一場洪水，然後歷經保健品熱、下崗潮、勞動密集型企業進駐東部沿海、互聯網興起、世紀之交、「9·11」、「非典」，最後抵達2008年的5月1日；在空間上，小說跨過半個中國，從冷冽北境到霧色海岸，從東部開發區到西南部廢棄兵工廠，橫穿318國道，直抵喜馬拉雅山脈。各色人物登場講述奇跡式的故事，以小說的方法重塑那十年的時空。

路內說，這部小說是2015年初開始寫的，那個時候還沒有二代身份人臉識別的全面到來，所以一開始只是想寫一個關於身份偽造的故事，但隨着構思時間越久，故事變得越發龐大，人物也越來越多，並且紛紛開始對他講述自己的故事。當這本書寫到2018年的時候，拿着偽造身份證在江湖上跑來跑去，所有這一切都過去了。時代進程太快了，寫完了，就變成了一個徹底過去的舊時代，也挺好的，就講一個傳奇性的東西，不用過度擔心脫離現實，一個個體的人永遠都在經歷他的時間，每個人的二十歲都挺相似的，這是這篇小說的基本認知。

文學青年是一群有趣的人

在小說裏，像端木雲、沉鈴、玄雨這樣的文學青年喜歡在一起討論文學。而對於「文學青年」的概念，路內特別強調，不是「文藝青年」。「九十年代末，第一批從家鄉到廣東沿海打工的農村人，一定是最精英的人，一定是最有行動力的人先出來

的。那時候，中國的基礎教育並不差，這批人聚在一起除了工作之外談論文學就跟現在的年輕人談論某個綜藝節目一樣。」

梁文道認為，《霧行者》將流動的打工青年的故事，和一群做夢的文學青年的故事加在一起寫，最終達成了一部1+1=3的效果。他認為，過去很多小說對於文學是什麼的追問，大多停留在哲理化、精英化的層面，但是在路內的小說裏，在講述了1998至2008年的中國的諸多變化和當時的人的生活是怎樣的之後，在講述了大量有血有淚有傷痕的故事之後，再來詢問一個關於文學是什麼的問題的時候，這變成了一個血淋淋的問題，是倉管員坐在卡車上擦着汗所問出的問題，這也是他認為《霧行者》最大意義的所在。

在今天，「文學青年」或者「文藝青年」，甚至於「詩人」都可能不是好話。但路內挺懷念二十年前的自己與他們。那時候的他們不僅喜愛文學，還喜歡音樂、影視、攝影以及各種好玩的東西，是一群有趣的人。

在路內看來，九十年代的文青人數龐大，大部分並沒有去當作家，所以他們和職業作家是兩個維度，絕不是作家預備班的概念。當時那個社會，膠片相機變成了數碼相機，錄像機變成了DV。一種創作上的、經濟層面的平權出現了。文字成為最容易被貼到互聯網上的東西。「基於這種技術進



路內為讀者簽名。劉蕊攝

步，文字一度又成為最受關注的事物，但它不再是單向的。不是說一個人寫的文字很美就很牛掰，得有價值觀，它勾連起了一個新世界。你還得懂點攝影，熟悉搖滾樂隊，你還得知道什麼電影好看，什麼地方好玩，哪裏的東西好吃又便宜。說白了，就是讓自己成為一個有趣的人。」

只是，那些曾經的文學青年經歷不同的風土與時間，走向極遠之處，用不同的方式尋求安慰和解放。正如書名《霧行者》，成為在霧中

遠去的人。

「打工人」路內

路內，1973年生，任職於上海市作家協會。2007年在《收穫》雜誌發表長篇小說《少年巴比倫》而受到關注。著有小說《少年巴比倫》《花街往事》《慈悲》等。曾獲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小說家、春風圖書獎年度白金作家、《GQ》中文版年度作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人物等獎項。路內的小說與他本人「契合度」很高，用如今最熱的「打工人」來形容路內似乎也是說得過去的。《少年巴比倫》中，路內給人的印象是：化工技校，鬧事少年；而在《霧行者》中則著墨在他曾經做過「倉管員」的身份上。小說中，美仙建材公司倉庫管理員周劭重返故地，調查一起部門同事的車禍死亡事件。與此同時，他的多年好友、南京倉庫管理員端木雲不告而別。

採訪過程中，路內講自己的「打工人」經歷講了七七八八，鉗工、維修工、值班工、操作工、營業員、廣告公司文案等等。那些他所經歷過的工廠往事很多聽起來離奇、匪夷所思。然後他就想要不要把這些故事寫成小說，於是有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少年巴比倫》，「雖然之前也寫有短篇，但當真的寫完一部長篇之後開竅了，知道這條路怎麼走了，即使具體走向不清楚，但對自己寫長篇的體能、能力有了認知。」路內說。

路內說，生活經驗為其小說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框架，比如「我的倉管員經歷，讓我小說裏出現了倉管員這個角色」，但這裏面還需要往裏面填充慾望、對自我的不理解等等，而這些就需要看一個作家使用哪一種語言結構方式去表達。路內嘗試將江湖語言和受過的教育語言放在一起，用這樣的小說語言來打開那個時代。「不同地域的人走到一起，是用可以溝通的語言在說話，第一種語言是江湖語言，人們常說『四海之內皆兄弟』，當然這話也有欺騙性；第二種是受過的教育語言，比如共同讀過的書，書裏如何面對愛情、友誼等。」

思想發光，溫潤不刺眼的寫作

書評

文：韓浩月

何萬敏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新書《有些繽紛，有些靜默》。想起知道他，源於我們有一位共同認識的老師，即原《人民日報》資深編輯、傳記作家李輝，李輝老師採訪過諸多的文壇前輩如沈從文、蕭乾、巴金、吳祖光等，且與他們有深層的交往，在李輝身上可以看到從民國文人那裏傳續過來的一種氣質與精神。我想，何萬敏與我都在不知不覺間，想成為這種氣質與精神的擁有者。文氣與文脈是需要繼承與發揚的，在這方面，何萬敏做得要比我好。

當然，得到這個結論，主要的原因還是喜歡閱讀何萬敏收在《有些繽紛，有些靜默》中的那些文章，在這本書裏，他累計推薦了168本書，記得2019年末，何萬敏在朋友圈裏發文說，「這份私人書單，其實是我的精神底色，我從中汲取營養，將目光審視當下並望向遠方。」

讀何萬敏的書，發現我們的閱讀趣味和欣賞喜好大致相同。比如在何萬敏的推薦書單與推薦語中，經常會出現「二許」，這「二許」分別是許知遠和許倬雲，許知遠是一名形象鮮明的知識分子，近年來因主持《十三邀》頻頻訪問明星而「破圈」，擁有了更多的名聲。2001年的時候許知遠

25歲，這年他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叫《那些憂傷的年輕人》，在這本書裏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激動，表達出這樣的聲音：從今天起，不再諱言自己是一知識分子，要追隨着歷史上那些偉大知識分子的光芒……

許倬雲是一名歷史學家，但文筆靈動鮮活，在諸多歷史學家不再活躍於大眾輿論平台時，他的一些文章篇目或者長文片段，經常被微信公號轉載並時而刷屏。何萬敏不止一次在自己的讀書專欄中提到許倬雲，我能記得的，就有《說中國》和《萬古江河》這兩本。何萬敏尤其推崇許倬雲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一書，據說這本書是清華大學校長送給2019級每一位新生的書，在文章中，何萬敏這樣評價，「不同於一般中國通史以政治體為界定中國文化圈的斷代標杆，而是以中國文化圈的發展為主要着眼點」，「作者的方法是，將日常文化、人群心態及社會思想多加觀照，尤其留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靈關懷」。

何萬敏的視野與文筆都是開闊的，他的閱讀視線在大量的中外作家、出版物巡視，然後落腳於他喜歡的作家與作品身上，他喜歡伍爾夫、史景遷、《巴黎評論》雜誌、非虛構、故

鄉主題……這些關鍵詞攏聚在一起，成了何萬敏的閱讀底色。歸根結底，何萬敏喜歡的，是那些在時代洪流中如「衝鋒舟」一般躍起的人，是那些在暗夜劃過長空的閃亮星辰，是那些思想發光但卻溫潤不刺眼的寫作者……何萬敏是喜歡厚重的，但卻依從了自己的本能去捕捉流行，他在經典與流行之間尋找着契合，並欣喜地將自己的發現迫不及待地推薦給他的讀者。

何萬敏是涼山的漢族人，出生於美姑縣巴普鎮俄普村，他把自己的故鄉稱之為「精神高地」，在擁有了讀書人與媒體人的身份之後，念懷家鄉、推廣民族文化，便成了何萬敏植於內心的一種衝動，在他推薦的書單中，數次出現介紹涼山歷史與彝族故事的圖書，他本人也成為外界了解大涼山的一個窗口或名片，在推薦文字中，經常能感受到「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的濃厚情感，為家鄉鼓與呼，這也是一名知識分子的使命，在不自



《有些繽紛，有些靜默》
作者：何萬敏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不覺間，何萬敏也給自己添加了承壓的責任。

在評價《中國藝術史》和《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時，何萬敏使用了這樣的形容，「其材料之詳盡，論述之清晰，學識之淵博，觀察之敏銳，以及思考之深度，無不令人佩服敬仰」，其實這也是我對何萬敏文章的認識，他的寫作是從個人視角展開的，但在對信息的篩選、觀點的呈現以及價值的傳遞方面，卻是具有公眾立場的，何萬敏不僅是站在涼山之巔眺望世界，也是站在文學高處瞭望遠方。

「河流朝着終點奔流不息」，「歷史的閃光點就在他們身上」，「書和世界，都值得迷戀」……在《有些繽紛，有些靜默》這本書裏，閃爍着何萬敏這些靈動的思想與觀點，它值得讀者沉浮其中，慢慢體會。

《我長大了》 大熊貓的成長故事

簡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大熊貓茜茜2013年8月14日降生在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動物保護專家張志和博士利用工作間隙跟蹤拍攝300多天，用一張張珍貴的影像，記錄了一隻圈養大熊貓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的過程，揭秘「小懶子」茜茜成長之路。《我長大了——大熊貓茜茜成長故事》（英文版名《Oh, Grow Up: A Giant Panda's Story》）今年8月出版發行，採用日記的形式，經由茜茜的自述，讓讀者不但了解到有關大熊貓的幼幼知識和生活習性，同時也見證生命的奇跡。大熊貓茜茜從一個「超級小不點」漸漸長成「超級大個子」的過程，充分展現了生命的頑強、母愛的偉大和動物保護工作者的奉獻精神。

在地球存活了八百多萬年的大熊貓，不僅可愛聰明，也十分脆弱，大熊貓的命運與人類息息相關。作為動物保護專家，張志和博士從事大熊貓等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研究及管理工作30年，現為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書記、主任，四川省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生物學重點實驗室主任，兼任中國動物園協會副會長。他表示，大熊貓的命運與人類相連，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護他們，讓這些從漫遠年代中走來的精靈，一代一代繁衍生息，繼續走向更廣、更遠的世界。

